

二獎

作品：避雨

得獎者：呂政達



呂政達，一九六二年生，輔仁大學心理系博士生，主修親子關係和文化心理學，兩者也是我長期關懷的議題，同時也是龍華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，教了幾堂課後，對當前大學教育才算有了較深刻的認識，對大學老師於是充滿同情。二〇

一〇年把在《自由時報》家庭親子版的專欄集結出了《親子36計》，另又找到家出版社願意出版歷年得獎散文集，預計二〇一一年出版，也請老天保佑這家善良的出版社。

得獎感言：

徘徊在歷史記憶與個人成長史中的交疊，這次的書寫，將我個人交纏的記憶拋擲進歷史無窮的褶縫間。或許當過去如幽靈仍與現在的記憶繼續進行時，我才恍然大悟心理學家榮格關於共時性的微言大義，在任何時刻，當我們自覺微小時，其實仍在歷史洪流中彼此相融。

避雨

就是你嗎？

事隔三十年，我的伊媚兒飄進這個問題，沒有來由的一個邀約，來自高中同班同學。我幾乎已想不起他的長相，如果此刻在街上相遇，我還能認出他嗎？伊媚兒如此寫道：「那天涼亭裡站著八個人，我始終記得是八個人。如果那天你也在那裡，相約春節的第四日，重回涼亭相見。」

那座公園還在吧，現在回去只剩清明、春節或祭拜的節日，匆匆經過高中旁的公園，林草繁綠，遮住想望進去的視線。幾年前地方版說市政府將人造湖填塞，難道，最後他們決定留下涼亭，像為這場同學會留下最重要的布景，像來自記憶的驚歎號。

再多的記憶是沒有的。我其實從未再回去過，只知道校門已經移了方位，高三時，我騎腳踏車趕到學校常已遲到，我壓低帽緣擋住大半臉孔，逃避教官的注視且迅速滑進校園。我想後來教官可能記得我的名字，卻多半想不起臉孔。我養成每隔一陣在臉書上找高中同學的習慣，有名字前來相認，便問有沒有其他同學的訊息。久久，不再有回音，卻有陌生的名字來說我的訊息讚。

讚，有沒有驚歎號的意思？高三的國文老師就常在我的作文後，紅筆一連畫幾個驚歎號。那次作文簿發回來，我得到三個驚歎號，同學間傳出一陣騷動，我從作文簿抬起頭，他已站在講台前，與老

師對峙，像不肯退下的敗將。老師濃重的河南腔堅持他得重寫這篇文章，「同學，我是爲你好。」老師說，要把作文簿還給他，他不肯收下。

我後來陸續聽說這位國文老師的事。他是典型的老兵，打過共產黨，渡過長江一路向南，烽火連天，戰爭納藏在記憶變成一只沾血的背包。他移防到一個滿眼盈綠的熱帶島嶼，在高中謀到教職，教我們這班隔年他即退休。

後來，我也知道在那篇〈家事憶往〉的作文裡，我的同學，三十年後將要發出伊媚兒的這個名字，寫下了二二八。他寫他的叔叔在結婚前夜被一群人帶走，從此沒有再回家。他寫整個家族的尋找和探聽，小時候，深夜傳來狗吠聲，他的祖父每每醒來，打開所有燈，把所有人都叫到廳堂，等這陣吠聲停息。我的同學寫道，他曾陪祖父站在一棟建築物前，只記得離體育場不遠，很久後，才有人開門叫他們走了。再沒有多餘的記憶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聽說二二八，發生在過往的島嶼上。

我卻再怎麼也想不起，自己得到三個驚歎號的〈家事憶往〉，寫下了何等記憶。我記得春節時全家拜訪親戚，總在那時會拿到壓歲錢。在暗得只見得到香頭明滅的廳堂，自走鐘規律聲響，有挽著頭髮的大嬸婆。她死去時，晚輩們在身旁跪拜，我還得退到門楣外，像戲院最後排的觀眾。我努力回想，也只記得她臉上的皺紋線。

會不會是，要再鑽進更神祕的心內，更費力地挖掘。像小學時騎腳踏車經過的醬瓜廠，常看見穿白汗衫納涼的水波伯。每隔一陣，爸爸就帶我去跟水波伯請安，我傻傻愣愣站在陽光下，頂著三分頭，

他同樣坐在陰暗屋內，光線明暗反差，我記憶裡的老人，於是總像團停止移動的黑影，緩慢的，從黑影核心傳來應聲：「回來了，回來就好。」

從哪裡回來呢？我一直沒有問這個問題。屋後院擺滿醃醬瓜的甕，聲勢嚇人的，隨著南風飄送，過多的鹹味占領感官，讓我只想快快逃離。

一回，爸爸帶我走到醬瓜廠前，迎面撲來醬瓜鹹味，「爸，我要去補習。」我說，「補數學的時間快到了。」爸爸也沒說什麼，隨我去，我在補習班外打了一下午的彈珠台。

那麼神祕的行走，回響，從家門口到醬瓜廠的細石子路，我記得每個轉角，跟每一隻屋簷上的貓打過照面，爸爸拱著肩走路的身影。許多年後，我才從媽媽嘴中得知，水波伯有個兒子跟爸爸是好友，一起讀書、參加排球隊，一起追女孩。二二八那年兩人才上初中，那天過後，水波伯的兒子卻從此再無消息。

最後一次，有這樣的印象，我已上大學。過年，爸爸照常帶我來，我在彷彿仍停留鹹味的廳堂，見到雙眼已盲的水波伯，他緊緊抓住爸爸的手，像再也不願放開，「吃過飯再走，不然，我不會瞑目。」

爸爸在老人耳旁高聲喊道：「天色晚了，下次再來吃飯。」夜色，就這樣撲撲落在我們身上。

我再一次聽說二二八，是在南門的古牆邊。教英文的姨丈從國中退休後，一頭鑽入台語文和文史工作。那一天家族聚會後，我們腆著飽滿胃袋，沿南門的古牆走回家。附近，有鄭成功部隊駐守的遺

跡，那個將軍在城門旁磨劍或試騎一匹馬。再早的年代有王妃爲遜帝跳井，結束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，我從小愛在填平的古井邊流連張望，祠內神主牌結纏蛛網，是最後的留戀。蟬鳴稍歇，姨丈在前頭停下，指著古牆上的查查凹痕，說：「軍隊進來留下的，都還在。」我還未曾意會過來，後頭的表弟似已聽過多回，熟門熟路低聲說：「二二八啦。」

那年，我堪堪只過二十歲，才到國文老師穿著寬大軍裝，心慌慌亂隨部隊上船的年齡，黑水在艦頭畫開重合，蝦兵蟹將紛紛逃離，甲板上寒涼異常。我猜想那日海峽上空彌罩冷氣團，他再怎麼努力向前看，也看不見前方島嶼的風景，如巨鯨浮影。

記憶裡，國文老師講過幾回家鄉的事，我記得讀韓愈文章時他異常激動，似乎是同鄉。但他鄉音濃重，一開口：「想當年我們家鄉……」像嘴裡含著饅頭，聽得我們掩嘴笑。我始終感謝他在作文簿後批的驚歎號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我一攤開紙振筆書寫，靈感仍在意識外徘徊，先感覺有雙眼睛從高中的教室直直射來。

我當然記得他叫同學重寫時的無奈，兼且熱切的神情。那時，白色恐怖仍留在多數人的記憶，課本不教，報紙不寫，回家後沒有人談起，卻像隱形墨水書寫的，每個人的身世。他對時代氛圍的驚懼，像始終未醒來的噩夢，但是，我那一代的學生，爲什麼非得承擔他的驚恐呢？我們的背上，明明才嘶嘶索索長出兩根肉芽，眼看要蛻化成翅膀？

下一次上課，作文沒有重寫，同學倔強地說：「我寫的都是事實。」唉，老師重重歎息一聲，

「我不要在我的班上出這種亂子。」動手撕掉那篇作文。同學拿起作文簿走回座位，靜默，終於收拾書包走了，有幾名同學跟隨他的腳步離去。老師站在講台前，搖頭，卻沒有攔阻。日後，我盯著這個闖進我電腦網路的名字，標楷體十四級，感覺異常的清楚。同學，你為什麼能如此輕易地辦到呢？我在冗長煩悶的會議中途毅然站起身，想要離去，眾人無聲地看著我的舉動，「看這隻飛蛾怎樣以優美的姿勢撲進火堆。」我彷彿聽見這樣的低語。

後來，後來就下了一陣雨，濃濃稠稠的雨，沾黏所有記憶和當下，像時間已濃稠到分解不開，在一鍋沸滾的漿液裡攪拌銅鑼和鮮血，像雨落在沒有名字的墳墓，卻淋醒了安睡的魂靈。

「就是你嗎？」我逗留到深夜閱讀這封伊媚兒，他應該是上網搜尋，找到我的部落格，可能也發給所有他找到的高中同學，敘述他記得的往事。「我們翻出學校圍牆，背著書包，躲進涼亭避那場雨。雨來得又快又急，典型的南方梅雨，我差點以為雨將會下到時間的盡頭。八個人看著這場雨，都沒有說一句話。」

然而，為什麼得在一個安靜深夜，雷鳴般，驚擾起歷史的安睡？為什麼，得再次提醒已逐漸遺忘的我，沒有，我後來並沒有長出翅膀？

它出現在我面前，安靜的歷史缺口，我無法向一個看不見的人解釋，其實，我也沒有看見。你將如何向我解釋一個斷裂，一道漩渦的空洞，或歌唱到一半就夭折的旋律？

我從此將生活裡遇見的祕密，神祕地掩蓋，小時曾經發問，大人卻欲言又止，或「小孩子有耳無

嘴」的輕噓，都歸給那個看不見的東西，給它一個符號，三個阿拉伯數字，歷史如果真的死去的味道，如同一次全密封的醬瓜甕，總是飄來的第一陣氣味。

那道氣味飄散在水波伯的葬禮，從此成為絕響。送葬的子孫行列留著一個位置，給水波伯沒有回來的，失蹤的兒子。沒有人幫他捧斗，那個插柱香，象徵子孫繁茂的米罐，直接送到水波伯的墳頭。「給水波伯燒一把香。」我聽見爸爸的聲音飄散在哭聲般的風中。水波伯走後，就不再醃醬瓜，後院填起水泥，只是後來我一直喜歡吃蔭瓜，輕輕打開透明的窄口瓶，小心不要打擾裡頭精靈的安睡。我吃第一口醬瓜仍常陷入恍神，那是來自記憶的強大魔法，「很鹹喔。」同伴望著我的表情，同情地說。「是苦，真的是苦。」我默默回答。

我一直猜想，為什麼爸爸帶我去見水波伯，卻從不告訴我關於二二八的事情。後來我這樣相信，爸爸將我這個長子，當成他的子嗣，他帶著自己的子嗣去見水波伯，始終是場尊貴的儀式，要告訴一個老人，這世間始終還有兒子，兒子還會有兒子，我曾默默地以自己的存在，成為那個儀式的重要角色。

直到解嚴前，記憶裡，爸爸絕少與我談政治，更多時候，那一代的人總將心事藏起，如發酵的醬瓜，封口杜絕外界的探知。他去世前幾年，一次，和我去聽政見會，會場氣溫熾熱，喇叭時而齊響，數千個聲音一起吶喊，舉起顏色鮮明的布條。會後，候選人的車隊出發遊行，人群身影晃錯，我和爸爸跟在隊伍裡走，走著走著，我拉起他的手，怕走散了，那其實是我僅記得唯一一次牽爸爸的手。走

著走著，像時間已沒有盡頭，所有的喧鬧，遠方已沒有地平線，記憶裡沒有不曾歸來的兒子。千門萬戶外有場雨躲著，在等我們。

總是有場雨躲著。日後，我常想像跟隨爸爸的身影走進城市，思緒沒來由轉岔，在街道深處，那年軍隊穿越同樣的古城門。五十年代，一把火燒掉了古跡，隨後照原式樣建起城門。雖然，我仍想像新漆的牆頭會留有彈痕，甚至留下血跡和哭聲。熟悉的城市，陌生的城市，一個共同的，卻未曾充分訴說的巨大身世。當雨終於落下來，每個人都淋到雨，來不及躲避。

我始終想問爸爸，卻已不再能得知答案：「於是，爸爸，」我盡力做出輕鬆的模樣，「那年以後，你失去了什麼？」

比較感覺到的，卻是我所失去的。我始終記得，和同學的最後一次見面，畢業典禮後，在公車站牌前相遇，彼此加油，望向仍不可知的未來。他的公車來了，臨上車前，他回頭跟我說：「別怕，這世界將會是我們的。」我向他點點頭，願意相信他的樂觀。

我足足等過三十年，在深夜的電腦螢幕前，不可知的磁波吞吃我的歲月，我望著他的名字，輕聲說，同學，顯然我們的願望沒有實現。

別怕，我跟爸爸說，我們要回家了。連續鍵入三個驚歎號，回信給他，不是，不是我。那天，我留在教室寫完作文，這才是我面對人世的態度，我記得後來下起一場雨，在綿延不止的往事裡，從那時一路路漸漸瀝瀝。

別怕。我跟自己說，別怕，雨終究會停。
我伸出手，不知想抓住什麼，便關掉電腦。



犬儒微濕的眼角

◎ 莊裕安

關於「二二八」的書寫，大概永遠不會飽和。就像四年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，揭密電影《竊聽風暴》所描述，一、二十年後才知道，有六百萬個東德人被白色恐怖「斯塔西」建檔，易言之，每三個人民就有一個遭受國家機器嚴密監視，幅員之大令人震驚。

然而，這是一篇「被動」書寫的作品，作者並不是二二八遺孤，近親也沒人蒙難。啓發他創作的原動力，是在摩登的「臉書」被一個睽違三十年的高中同學叫住。不管喜歡或不喜歡打開陳年醬瓜甕的氣味，你的感官一定要表態的。

那些暗夜被強行拖走，從此沒回來的故事，都夠熟悉了。後來在我們自己的「斯塔西」年代，連中學作文課命題〈家事憶往〉，也都要被掐住聲帶。國文老師的身世與動機，增加風聲鶴唳的幽微詭詭。

犬儒的人沒有力氣流淚，只能趁雨下在悲情城市時，沾濕眼角。